

花都奇遇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之三

原著 莫拉 譯



A highly detailed, black and white woodcut-style illustration of a decorative border. It features intricate scrollwork, stylized flowers, and swirling patterns that frame the central text area. The design is symmetrical and fills the corners and sides of the page.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之三十一

花都奇遇

卡德蘭 / 原著・莫凌 / 譯

花 都 奇 遇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①

著 者	卡 德 蘭
譯 者	莫 凌
出 版 者	明 遠 社
	香 港 英 皇 道 651 號 六 樓
	電 話 : H 6 1 6 6 8 3
發 行 所	明 遠 社
	香 港 英 皇 道 651 號 六 樓
	電 話 : H 6 1 6 6 8 3
印 刷 所	建 明 印 刷 廠 有 限 公 司
	香 港 英 皇 道 651 號 二 樓
定 價	港 幣 6 元 外 埠 美 金 1.5 元
初 版	1 9 8 1 年 7 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

第一章 一八〇五年

「已經做好了，媽媽。」

正靠在枕頭上閉目養神的華沙蒙夫人，聽到這不禁睜開了眼睛，輕輕地說：

「我很高興，親愛的。」

她真的是太憔悴了！既瘦弱又蒼白，但在萎頓黯淡的容光下依稀可見那美好的輪廓，想見昔日那逼人的風采。

她的女兒維妮姐，也同樣是十分纖瘦的，不過却有份青春的煥發與優雅、美貌，現在她正站在牀邊拿了件衣裳給母親審視一番——那是一件印度細薄棉布縫製的衣裳，繡工非常精緻，飄飄

的長裙上鑲着淡玫瑰紅的邊，繫上一條同質料的帶子，確實夠漂亮的！

不過，這麼高貴漂亮的衣裳展現在簡陋、鋪著木板、連窗簾都沒有的小閣樓中却似乎成了一種奇異的組合，可說實在太不相襯了！

「妳做得漂亮極了！親愛的，」華沙蒙夫人說：「希望他們能馬上付現款給妳。」

「我一直在想，」維妮姐說：「這回不要再把衣服交到梅遜·克萊爾那裏去了，就直接送到波爾吉斯公主那裏。」

「不能這樣做，」華沙蒙夫人忙接口，聲調也顯得強硬了些：「這樣太冒險了，而且最初她是直接向梅遜·克萊爾訂的貨。」

「可是他們一直在欺負我們，」維妮姐回答：「他們向顧客開口要的手工錢那麼高，每次却只給我們一點點意思意思而已。」

「要是連這麼一點都沒有的話我們可就得挨餓了呀！」華沙蒙夫人指出。

「如果再不能在手工錢上多賺一點，我們就非挨餓不可了。」維妮姐說。

事實上這幾個月來只有靠她的雙手來維持家計了，華沙蒙夫人已日漸衰弱，他們甚至連個醫生都請不起，她也知道母親最需要的還是食物、營養，而醫藥上的看護尚在其次。

這麼漫長的時間中她們總是躲躲藏藏的，隨身有價值的東西幾乎已變賣一空，而不得不仰賴

雙手操持家計，說來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維妮姐不禁回憶起：兩年前她們和父親正如同幾十位英國觀光客一樣，第一次來到巴黎，當時正是簽訂亞眠條約、結束英法之間多年敵意之時。

一八〇二年夏天，顯而易見的英國在亞眠條約之下得以鬆口氣，九年來戰爭的陰影使得人們疲累不堪，加之課稅繁重、物價高漲，因此大家對和平的來臨都覺得十分欣喜。

戰爭一旦結束，心情愉快的英國人對那位年輕的征服者——拿破崙，不再那麼憂心忡忡，儘管他的勢力橫掃奧地利、義大利，甚至到荷蘭海岸。

於是，在多年敵意之下行動受到限制的人們開始蠢蠢欲動，英吉利海峽兩岸充斥著旅行的熱潮，形形色色的旅客來自各個階層，可說蔚為一時盛況。

愛德華·華沙蒙爵士在最初的熱潮逐漸消褪後，還審慎地等待了一段時間才帶了妻女啓程赴巴黎，那是一八〇三年三月。

一切正如維妮姐所盼望的一樣，巴黎確實是一個十分迷人的城市，無怪乎也深為她的一些朋友們所喜愛了。

而且，在一次外交宴會上他們居然見到了名重一時的第一執政——拿破崙，認為他還是一個挺有吸引力，算得上英俊的男人，並不像一般報導或諷刺畫中所描繪的是個邪惡的怪物。

那年五月，他們正熱切盼望隨著夏日來臨而舉行的更多宴會、舞會時，戰爭突然又來臨了，使人爲之震驚不已！

拿破崙這時更是十分憤怒，他本也預計著戰爭終會來臨，但沒有想到會來得那麼快！在他的海軍還沒有充裕準備之前就開戰了。英國藉此收復了在亞眠和約中所喪失的一半土地。

然而，在外的英國人並不十分瞭解他們政府的所作所爲如何觸怒了拿破崙，很快就有上萬的英國旅客被逮捕監禁，這種不人道的野蠻行徑自然使英國本土大爲震怒，決定採取強硬手段加以交涉，只是這對於那些留居法國的英國人而言並無多大慰藉，他們仍然必須多方忍耐，以捱過這段苦難歲月。

愛德華·華沙蒙爵士有位朋友在法國政府機構任職，在逮捕敕令實施前十二小時就預先警告他們，要他們速作準備，因此愛德華才得以匆匆帶著妻女在巴黎狹小古舊的後街租了棟房屋暫時藏身。

不幸的是正當愛德華爵士在計劃設法回英國時——雖然在當時幾乎極不可能——他却病倒了，維妮姐一直相信巴黎冬天寒冷的氣候難辭其咎。

他們才到那隱匿的避難所沒多久，愛德華爵士就開始發高燒，雖然妻女盡了最大的力量想挽救他的生命，然而在纏綿病榻一個禮拜之後，他却遽然撒手西歸，留下一對陷於極度驚愕中的母

女，徬徨、孤獨而又無助。

她們知道該冒著洩露身份的危險去請醫生的，然而如今却太遲了！而且法國在醫護方面一向口碑甚差，即使請到最有經驗的醫生，是否能挽救愛德華爵士的生命仍然令人懷疑。

華沙蒙夫人愛她丈夫至深，突然遭此巨變不免難以自持，而陷入極度悲痛中。維妮姐不顧母親觸景傷情，加之經濟日益拮据，就由原先較舒適的房間遷到最簡陋的閣樓。

其實，愛德華爵士本有一筆錢，從他知悉必須隱匿身份之後，就從銀行提出了一些，但維妮姐知道這筆錢也很有限，實在用不了多久，停戰前戰爭就延續了九年，而今也有可能再打個九年甚至更久。

「我們必須儘量節省每一文錢。」她對母親說。

母親的反應仍然顯得落寞而無助，她開始瞭解到今後一切要仰仗自己了，她將扮演父親的角色決定一切大小事情了。

很顯然地，拿破崙對英國的震怒引起了法國人一致的回響。

維妮姐知道這位科西嘉人一心只切望著報復，他打算征服阻礙他成為世界統治者的英國。報紙上紛紛報導他決定橫越英吉利海峽入侵英國。

「他們要我們跳進海峽裏去，」他叫道：「我們就跳！」

他下令數百艘船隻與炮艇待命越過海峽攻打英國，於是法國各港口皆在動員備戰的狀況之下。

法國人民對其領導者一般說來都十分佩服，對自以為能防禦如西班牙無敵艦隊般的法軍的英國擲揄備至。

然而，隨著戰事的進行，一八〇五年初，拿破崙開始知道英國海軍的厲害了，跨越海峽的夢想也大為減退，但那並非顯示法國對英國採取容忍態度。

每次維妮姐外出購物或走在巴黎街道上時，幾乎總能感到法國人民在言談中流露出對英國人的恨意，當今的法國人總存征服歐陸其他國家的野心。

物價更為高漲了，維妮姐發現現在要維持母女兩個人最起碼的生活都日益困難了，而且母親一直還沒有從父親死亡的震撼中恢復過來，日復一日，維妮姐只覺得她更形衰弱了。

一想到萬一身份敗露慘遭拘禁，維妮姐身上每一根神經幾乎都為之萎縮，然而由於內在的堅定和一股傲氣，她更下定決心要與惡劣的處境奮戰下去，即使死亡也在所不惜。

此時此刻，望著在春日陽光照射下顯得份外憔悴的母親，她知道有些事該儘快去做了。

她坐在那裏趕工縫製那件漂亮衣裳時，就決定了：今後不把衣裳送到梅遜·克萊爾那裏，要直接送到定貨的僱主那裏。

她知道得很清楚：這些日子以來，母女兩個何等辛苦的爲普琳娜·波爾吉斯公主做了許多漂亮衣服。去年公主去義大利的時候，還向巴黎方面訂製了長裙、睡衣、便服等，限期做好後由專差送往羅馬，因此梅遜·克萊爾店裏也就加重了屬下裁縫師的負擔，經常拼命爲公主趕工。

維妮姐有時也去店裏拿一些那些時髦衣服所須的質料、花邊等，因此她很瞭解店裏向顧客所收的價錢有多高，而裁縫又如何的被剝削到不合理的地步。

母女兩個總是不得以最快的速度爲公主趕工，但店裏却絕不會多付他們一文錢。

去年十二月舉行加冕典禮，更大量增加了訂購各式衣物的數目，因此維妮姐抗議不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趕製完工，却遭到不趕工就開除的警告，還說店裏絕不愁找不到別的裁縫來做。

她心想那倒未必是事實，不過却仍然不敢冒這個險。

現在那件細薄棉布衣裳已經做好了，看上去的確夠精緻的，而且比以前爲公主做的衣裳要更漂亮，她決定今後要由自己一手承攬這件事。

「我要穿露意絲最好的那套衣服和帽子，媽媽，」她說：「穿戴好我就很像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女孩子了，沒有人會懷疑的。」

「還是太冒險了，」華沙蒙夫人語聲微弱：「要是被人家發現了你的身份呢？」

「到那時候我們就會被關到監獄裏面去，」維妮姐說：「也許那還要好一點呢！至少他們還

要供給犯人飲食的。」

華沙蒙夫人却輕嘆了一聲，維妮姐忙奔到她身邊。

「我只是在自我解嘲罷了，媽媽，這麼打扮也不會有人懷疑我的身份的，平常出去買東西的時候，老板對我的態度就像對他窮人家女孩一樣，她們總是挑最便宜的甘藍菜買，而且討價還價的論個不休呢！」

「只要這可怕的戰爭快點過去就好了，」華沙蒙夫人說：「要是我們當時不來巴黎也就沒事了。」

她的語聲哽咽，維妮姐知道她又想起了父親，希望他們從沒離開過英國故鄉。

「一切都是我的錯。」維妮姐不禁又自責起來。她滿十七歲的時候，父親決定爲她安排一次國外旅行，因此他們就離開貝克漢歇爾居住了五代的宅邸啓程赴法國遊歷。

想到這裏不禁使她感受到一種深沈的痛苦，覺得命運對待他們未免也太殘酷了，不過以前維妮常說的一句話却在耳邊響了起來：

「爲已經潑掉的牛奶而哭泣毫無用處。」

是的，母親和她目前正在巴黎，除了想辦法活下去以外她們無計可施。

於是她低下頭來吻了吻母親冰冷的臉頰。

「我要下樓去找露易絲了，」她說：「她一向就很好，我知道她不會拒絕我的要求的。」華沙蒙夫人沒有再說什麼，她知道一旦維妮姐決定了要做什麼事，就沒有什麼能阻止她不去做的。

她不由得想起這一切對維妮姐來說實在太殘酷了，正當青春美貌之時却將生命耗費在這貧寒孤寂的小樓，日復一日的從事著單調的縫紉工作。

而在英國家鄉，她却是個快活自在的少女，在父親領地上馳騁馬上越過碧綠的田野，或是參加在倫敦舉行的一些舞會、宴會，如衆星拱月般被一些富豪子弟所圍繞。

「她的未來又會遭遇到什麼呢？」華沙蒙夫人想著想著更覺黯然神傷。

她曾一再爲維妮姐祈禱，希望她能脫離這可怖的命運，然而現在上帝似乎也遺棄了她。

「哦！愛德華！」她大聲呼喚著，如今一個人獨處的時候，她已慣於這般自言自語：「你究竟在那兒？你能幫助我們嗎？」

一想到去世的丈夫，她不禁更爲軟弱，淚水又溢出了眼眶。

接著她聽到維妮姐上樓的聲音，忙擦乾眼淚，怕因此又擾亂了女兒的情緒。

維妮姐走進房間時，手上搭著一件黑色的長服，拿著一頂黑色的草帽。

「露意絲實在太好了，我就知道她會這樣，」她說：「不過穿上去以後我可得小心一點，因

爲這是她禮拜天穿的最好的一套衣服呢！現在瞧瞧我，媽媽，穿上這身衣服是不是正合乎一個公主的裁縫師身份？」

就像平常一樣，維妮姐在出去的時候又繫了條頭巾，披上一件寬大的外套，遮掩住她十分苗條的身材，這身打扮不僅可以使人不致懷疑到她是個外國人，也可使一向多情的法國男士不致注意到她漂亮臉蛋上那對藍色大眼睛。

再襯上露意絲那件黑色長服，看上去就真像位典型的中產階級女孩，也是位極迷人的女孩。華沙蒙夫人望著她這身打扮，却不由得害怕起來。

「妳不能穿著這身衣服出去，親愛的，男人看了妳會跟妳搭訕的，妳可能會被欺侮！」

「我會靠著街邊走，儘量避免走那種人多的林蔭大道，沒有人會跟我搭訕的，媽媽，我敢向妳保證。」

「但願如此，」華沙蒙夫人說：「不過戴上那頂可笑的帽子倒還很合式。」

「妳還是有成見，媽媽，」維妮姐回答：「我擔保自己一定會安全無事的。」

說著她把那件細棉布衣裳包了起來，環顧室內看看要給母親帶點什麼東西。

「如果我回來得稍微晚了一點也別太擔心，」她說：「如果這次去就能拿到錢的話，我會買些牛奶回來，要是能多拿些錢，就帶隻雞回來！」

「不要太浪費了。」華沙蒙夫人說。

「我們真的算浪費嗎？」維妮姐說著，不覺心疼起來。

她輕輕的吻了一下母親。

「至少今天的陽光還挺溫暖，」她說：「不過，媽媽，別把手伸到被子外面去，會著涼的。」她想起這個冬天真是無比的嚴寒，在漫長的冬夜裏母女兩個瑟縮著，却沒有能力添購取暖設備，有時候她甚至會想到第二天早上兩個人或許會凍死。

她們仍然能夠活著或許也是個奇蹟吧？雖然有時在寒夜裏被凍醒了，她又緊張又恐懼，往往會癡神諦聽著母親是否仍在呼吸，直到確定她仍然活著才放心。

她匆匆下樓往門口走去，呼吸到外面清新的空氣真是舒爽無比，把原先的頭痛驅散一空，實在因為她一直埋首縫紉，食物又太缺乏了。

以她們住的這幢大樓來說，一、二樓的房客通常景況較佳，丹玖夫婦是這幢大樓的管理員，他們對住在頂樓這對貧寒的母女倒頗為同情。

愛德華，華沙蒙爵士決定帶著妻女藏匿於此時，就自稱是布萊爾一家人，他說這名字在法國就和英國的史密斯、瓊斯或布朗一樣最普遍不過了。

丹玖夫婦有個女兒叫露意絲，和維妮姐年齡十分相近，平常她就很高興和維妮姐接近，也常

提議說兩個人應該在華灯初上時分結伴到巴黎一些大衆化的娛樂場所中見識見識，因為那裏總有很多年輕的單身漢。

然而，露意絲却怎麼也不瞭解維妮姐爲什麼總是拒絕她的好意，總藉口說不能離開母親，要在家裏和母親作伴。

「妳真是在浪費青春，」露意絲不只說過一次了，聲調中帶著譴責的意味：「如果再不注意點的話，可要變成老小姐了！」

維妮姐明白她話中的意思，但每當露意絲跟她談起的時候却總是一笑置之，有時候她自己也不免會懷疑除了在那寒冷受凍的頂樓縫紉操勞，與母親相依爲命以外，還會有什麼別的生活了。她想起一些在英國家鄉認識的年輕男士，也懷念起過去和父親在一起時那雋永有趣的交談，還有兩個人在一起共讀過的多少好書。

父親很有智慧，也要女兒接受良好的教育，然而到頭來她却被貧窮和恐懼所困，如今她有時竟會覺得自己的頭腦生鏽了，似乎除了賺錢以外幾乎沒法再想到別的了。

「媽媽必須要有些食物，而且得快些帶回家去。」走在街上，她想到的也是最切身的問題。她儘量避免走入潮擁擠、交通繁忙的街道，更避免涉足那沿街有著咖啡座，不少人好整以暇啜飲咖啡瀏覽街景的地區。

最後她來到了右邊一條路上，不必費什麼勁就看到前面不遠之處一棟豪華的巨宅，現在正是普琳娜·波爾吉斯公主的契瑞斯特府邸。

拿破崙在皇帝加冕典禮上已經封了他的兄弟約瑟夫和路易為王子，因此他的姊妹對此大為不滿，而且大發脾氣，拿破崙才又聲明：

「聽了我的姊妹們一番說辭之後，任何人可能都會認為我剝奪了她們身為王室的繼承權。」無論如何，在她們的眼淚和責怪之下，拿破崙終於屈服了，特別宣稱：

「今後皇帝的姊妹亦具有公主身份，承受陛下的尊稱。」

眼前這棟公主府邸的確豪華尊貴，使人印象良深，巍峨的大門上端還刻有黑色的大理石紋章，在在都顯示出非凡的貴族氣派。

走過通道，維妮姐發現自己置身一座很大的庭院中，兩邊的牆都刻意做成了半圓形。

一時她不禁緊張害怕起來，深怕自己會吃閉門羹，然而想一想實在又不甘心接受梅遜·克萊爾店裏太過刻薄的待遇。

「有什麼事嗎？」一位穿著制服的男僕開口問她。他的制服是綠色的，維妮姐聽說公主最喜歡的就是綠色。

「我為公主陛下帶來了她訂作的衣服。」

說著她有些害怕男僕會由她這裏直接把衣服拿去，那就沒有機會見到公主了，好在這位男僕帶著她進入前門，到了一座大廳。

大廳內的圓柱都是大理石的，櫥上精緻的家具，真是美侖美奐，還有鋼架的樓梯間，在樓梯扶手的彎曲部分更鍍了金，雕著向日葵和百合花的花樣。

維妮姐並沒有多少時間瀏覽周遭，她被引進一間房間，在那裏公主正和幾個人在談服飾的事情。

公主穿著一件綠色的長服，然而那件衣裳却遮掩住了她美好的體態。維妮姐曾由梅遜，克萊爾那裏得知公主喜歡小型的時裝專賣店的設計甚過大時裝公司的設計。

然而今天早上，看來不論是衣服質料或設計樣式都不能討公主的歡心。

在維妮姐進屋的時候，只聽到公主氣沖沖地說：

「我穿上這件衣服真是難看死了！你還是把它帶走，再設計一件像樣些的好了！」

「陛下……陛下。」設計師正要開口，却又被打斷了。

「別說了！我就不信你還敢跟我強辯！」

公主說著怒氣似乎更上昇了，那模樣跟她典雅的外貌頗不相稱，維妮姐曾經由報紙上的報導得悉人們形容她是古典美的化身，但並不知道事實上她比那些頌揚之詞所描述的更為漂亮迷人。